

人善言而乃自甘夷狄君子所不取也

史記孫武子以兵法見於吳王王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勒兵小試乎對曰可於是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三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

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

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

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孫子使使報王曰兵皆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

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

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錄曰武之此舉愈於商君吳起蓋令可行民不可劫姬可斬妻不可殺也武之十三篇首曰智信仁勇嚴王已蓋觀之矣蓋不曰君令而臣共乎徒好其言而不能其實是不智也以憑寵廢軍令是無勇也試以婦人等於兒戲是不嚴也信為君人之

大寶小試且然况大事乎此而徇人不可以為信也或曰禮不齒君之路馬龍雖非路馬比也而違令擅殺豈仁者之心乎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武非惡夫笑而慢法特惡夫醉而強酒者也卒能破楚入郢

威齊服晉顯名諸侯然則雖非貴德其能尊士也乎

弘道錄卷之四十六 路七

智

朋友之智

論語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

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

錄曰聖人之門大抵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方人未足為病而以我不欲人之加諸我自任以博施于民而能濟眾為仁其與顏子相去不啻天淵若其英銳之資未必

真以能近取譬非爾所及之言為信故以與回孰愈啓之而賜也誠能反躬自諸從事於仰鑽瞻忽欲罷不能之間顏何人哉希之則是願以其資稟所造就而言夫苟造就而已矣孔門之回奚待智者而後知

哉故天子再言弗如也若終於賜而已矣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錄曰此聞一知十之本也夫有所弗擇擇則無過弗及矣有所弗得得則弗膺弗失

矣積而至於無所於擇無乎弗得此聞一知十有不期然學者未至於是但能黽勉於擇善服膺之間則顏子之地位斯可及矣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錄曰孔子嘗以回賜並言益二子資相近也習相遠也曰之近道在於能擇而無所不說非但天資之故乃其學之至也賜不受命而不能擇然德則屢中乃天資之合非其明之至也此命非貧富貴賤之命即天命謂性之命而屢空貨殖皆其餘事耳子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對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錄曰此方信而忽疑非其積學功至乃擇馬不精之故也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淵同道一以貫之也是故禮樂文物古今事變可以多學而識之而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不可以多學識之也於此而擇之於初則無此疑矣夫子告子貢一貫與

曾子同而先之以多學與曾子異蓋曾子務守約子貢務施博約故不言而解博故方信忽疑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錄曰愚觀子貢之智不但何敢望回而又何敢望參乎夫顏惟一善服膺至於知十則裕如矣曾惟忠恕自勉至於一貫則洞然矣曾子非借學者以明道也乃本諸心而無嫌也錯諸躬而有據也措諸詞而不踰也夫志與怨無二道猶一與貫無二物也而一之貫萬何從而致之亦何由而得之善學者必有歸力之地矣惟盡己可勉惟及人可能而一則不可勉矣實則不可能矣及其至也人已混為一途天人合為

一造不期於一而一者吾心也不期於貫而貫者萬事也此不惟善學夫予而又善教門人不惟善教門人而又善教萬世若苟徒事高遠未知其方雖與之千言而不足豈一言而有餘哉

左傳吳公子札聘於魯請觀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國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邯鄲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公武公之德如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

東平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夫之至也其周之舊章為之歌魏曰美哉風風乎大而施除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書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其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鄭以下無識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倂曲而不屈迓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

不愁樂而不荒周而不廣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入風乎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節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虞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大夫如天之無不情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其盛德其茂以加於此矣

錄曰洪範曰思曰睿周子曰無思本也思通用也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季子棄室而耕所卷素定而太伯在天之靈陰有以通其微故其未聞樂之先如嶢谷未改葭葦未動希聲既鮮知音實希及其既聞樂之後如九澗既通百川時至條理脉絡豁然貫通知其若與若亡若美若盛若勤若憂若大若細若深而廣若底而至以極於如天之覆如地之載而後已焉豈其句而歌之字字而辯之乎蓋

以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夫子不云乎不圖為樂之至於斯其平日誦說向往欣慕愛樂何啻汲汲一旦聞之自有不覺其心融之妙而嘆息之深也嗚呼今之誦詩三百尚不若工歌一言則以不思而

不能通之故也夫子嘆雖多亦奚以為然則雖觀亦奚以為哉

季札在魯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愼舉何

以堪之禍必及子遂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聘於鄭見子嗟如舊相識與之編蓆子產獻

紵衣焉謂之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于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遠環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鍾聲馬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

戮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越父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幸於三家乎說叔向將行謂曰吾子免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鍾曰夫所謂博雅君子者非但能知往來之故也將來之事亦莫不知以其靜慮財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其要皆自無慾中來也自今觀之若齊之晏嬰鄭之子產衛之伯玉晉之叔向皆當代殊絕人物而豹也武與起與舒也鮪與荆與朝也又皆從政之表表者吳雖遠於中國季實迹於仁賢所謂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茲非其人耶使其濫於一國之名寵淫於當時之富貴不得英賢而友之何以令

名傳於今乎雖然尚有聖如夫子嘗聆聲咳而言游在魯曾無為札一介則所以卒於一國之士也  
通鑑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連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即墨破亡餘卒

破萬乘之燕復齊之墟今攻狄而不下何也  
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於是懼復  
見魯仲連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  
仲連曰將軍之在即墨坐明織簣立則仗鐔  
為士卒倡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尚矣

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  
無生之氣間君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  
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  
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  
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之有心

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  
所援抱鼓之狄人乃下

錄曰燭執魯仲連乎何其切中夫人之心  
也以樂殺之賢而怠於言與即墨矧其他  
者乎是故古之聖賢憂勤惕厲之意所以

常存天之理而不敢死已之心亦惟恐堅  
敵之志而懈已之防也其是故歟

田單克聊城歸言魯仲連於齊王齊王欲爵  
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  
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錄曰魯連之肆志不已秦乎肆非賢者所  
願也彼君臣臣父父子子以至於夫婦  
長幼朋友無不得焉則世烏可輕志烏可  
肆哉奈之何當連之世以諸侯帝秦志君  
臣之義以燕會議國背父子之仁以君王

后自嫁汗夫婦之禮以惠文立少于亂長  
幼之序以孫龐蘇張之徒紛紜友復失朋  
友之信連之欲蹈東海凡以此耳蓋不待  
天下士而中人之資已知其不可為矣  
于順者孔子六世孫也魏王聞其賢遣使秦

黃金東帛聘之子順曰若王能信用吾道吾  
道固為治世也雖蔬食飲水吾猶為之若徒  
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魏王奚  
少於一夫使者固請于順乃之魏九九月陳  
大計輒不用乃以病退其友謂之曰子其行

乎答曰行持何之當今山東之國敝而不振  
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齊楚已  
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為  
秦乎

錄曰愚觀子順之歎為智識其諸異乎人

者歟夫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卷而懷之此  
孔氏之家法也秦之暴不啻煎火而燬之  
原也不可撲過矧可逝濯乎六國之君不  
啻燕雀而處之堂也不可瞬息矧可又安  
乎其料天下不出廿年盡為秦者非數也

理也非子順則不可與言也  
齊封田嬰於薛號曰靖郭君靖郭君欲城薛  
客謂靖郭君曰君不聞東海大魚乎網不能  
上鈎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制焉今夫齊  
乃君之水也使長有齊矣以薛為苟為失齊

雖隆薛之城至齊於天庸足恃乎乃不果城  
錄曰客之諫嬰賢於戊之諫文遠矣彼鷄  
鳴狗盜之流何足齒錄執憶有如客者史  
亦竟失其名執後世若眉鳩金埒之徒非  
惟君子之所耻客苟有知率不抑揄於地

下耶

漢書魯參徵時與蕭何友善後為將相有隙  
及聞何薨參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  
何使者果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為相  
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郡國吏訥於

1. 6. 15. A. 8. 13. 7.

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帝怪相國不治事參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觀臣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下言之是也高帝與何定天下法令既明陛下垂拱臣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錄曰愚觀漢功臣之際其智與否乃吉凶所由殊也夫以蕭曹而視韓彭猶韓彭而視絳灌也史稱曹相國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以與淮陰侯俱又曰韓信已破趙為相國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高密夫參與帝同起豐沛若此其故也又與信俱為相國若彼其尊也而曰屬則屬曰從則從曹無芥蒂信一旦失王顧韓信不得志至蓋與絳灌等列然則參之心不但天下已平

始務寧靜畫一雖干戈惶惚亦能不伎不求是以何用而不滅也

又曰使參若在呂氏可以無王劉氏得以不危乎曰黃石之說曰陰計外泄者敗是時惠帝懦弱而呂氏方使陰盛陽微大易所謂澤滅木者也使參不戒棟橈之凶而蹈過涉之咎其能有濟乎然則非不知醇酒之廢事天下之有憂也與其泄而敗孰若避而吉乎厥後突因賈壽之語遂成滅呂之功參管之之力也史更班馬錄參而舍突豈非缺手

呂太后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常燕居深念陸賈造之不請直入曰何念之深也平日生揣我何念賈曰足下位上相食萬戶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慮諸呂少主耳曰然為之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權不分為杜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與相結平用其計以五百金為絳

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

錄曰陳平六出奇計自負已智而猶出陸賈之下何也是時慮禍及已當局而迷故不若傍觀者之親切也雖然此說自生發之而南宋之書生一及之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其智識正相似孰意二生先後一律耶而其意則如陰陽晝夜薰猶冰炭之不相及故其效亦有安危利鈍吉凶存亡之所攸分為天下者可不念

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為人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時張敞為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敝遠守劇郡馭於紀墨胸臆約結故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

邑感敵言責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

錄曰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實興之即大農之職也敵之於邑可謂知當務之為急而且不失人亦不大言矣錄之須寶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為屬

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設儲須寶自勅去忠固還之心內不平後署主簿寶徒入舍祭寵

請比隣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動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

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徒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

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勇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

教道不可諛身詭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况主簿乎忠聞之甚慙上書為寶經明質直

宜備近臣遂為議即遷諫大夫

錄曰時寶尚為吏而終身之智端肇於此矣何也夫豺狼尚矣而城狐之戒不可忽

也謂不疏杜黎養祿矣而猛獸之寬不可沒也謂寸書救鄭卒能自保其身且及其

沒也謂寸書救鄭卒能自保其身且及其

孫豈非明智之士乎

弘道錄卷之四十六

第七

十三

弘道錄卷之四十七

路八

智

朋友之智

後漢書鍾皓以篤行稱與荀淑並為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常嘆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

德可師同郡陳寔年不及皓引與為友皓為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知

者對曰明府必欲得人西門亭長陳寔可也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兄

子瑾亦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脩言瑾似我家性邪有遺不

廢邦無道免於刑戮遂以膺妹妻之皓常語瑾以昔國武子好昭人過以致怨本卒保身

全家尔道為貴後終於家諸儒為之頌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古五就

州招九膺台輔迤巡王命卒歲容與

錄曰愚勸膺祖之言似與膺大不相若何也漢自中世以下闕鑿擅恣故俗遂以危

身矯潔放言為高士有不然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是以聖人導民理性裁抑